

玉海



通鑑答問卷第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書

漢景帝

周仁爲郎中令張敞爲廷尉鼂錯爲內史
或問錯仁敞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母乃官及
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
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爲瑱罔聞于行
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
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敞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
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

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來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
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
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爲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
以峭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毆劾奏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
至于參夷之誅毆之析獄果于殺如此猶得以長者
名史稱其爲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毆皆刑名
之學進爲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脉者
二人也帝以舊僚弘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
周仁爲九卿入卧內雖於人無所毀不過佞幸之臣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
師傳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
熊繹也其有錯仁政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
愷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八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
曰天敘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敘聖人制禮爲子有
適庶之辨爲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
常棣之雅所爲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
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

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爲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爲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盜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隙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仁人明乎天理

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河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黽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王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

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
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
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
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大牙
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
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黽錯爲之不以漸何歟曰賈
誼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
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
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黽錯不深思熟慮驟削
其地諸侯圍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

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
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西
嚮之師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遽爲
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
相時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
無少恩之怨爲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
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
之令而侯國自相析故轉安爲危者錯也豐爲安者
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
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庇權歸于外戚祚移于

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意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對誦劉向之書此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爲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上與襄姁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生斃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爭

東宮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黜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彊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侯皆不得免彘倫泯亂焉得爲賢君哉輔相得人則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非人則天性爲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吁條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苟容者矣

郅都寧成爲中尉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郅寧次之文帝時無有也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錯張敞之刑名錯爲御史大夫郅都寧成爲中尉公卿羣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倣而爲嚴酷乎當時漢廷無儒者博士唯董仲舒轅固而下惟講誦不得以經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習

者法術所尚者慘刻變篤厚之風爲苛切之政古法
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郅
都之爲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况能撫民以寬乎
周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也寧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
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礪故太史
公於景紀不載詔命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
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
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
鄉有庠里在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
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
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
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
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
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
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
思古矣在城闕兮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
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廢缺之
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驚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
散於田橫陳希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賴
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爲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
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爲仁誼禮
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
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已有恥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末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恥而忘誼色父誣
母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彛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爲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
轅固爲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噫仲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爲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以談說亡漢興黽錯張敞以刑名爲公卿則申韓之
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
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
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
爲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
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爲
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爲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
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
爲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